



周作人 自編集



谈虎集

止庵校订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谈虎集/周作人著.—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1.1

ISBN 978-7-5302-1064-2

I. ①谈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6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05285号

谈虎集

TANHUI

周作人 著

止庵 校订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

*

787×1092 32开本 14印张 246千字

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2-1064-2/I·1036

定价: 28.00元

质量投诉电话: 010-58572393

关于《谈虎集》

止庵

周作人一九二七年日记有云：“九月中……以《谈虎集》予北新书局。”十一月二十二日云：“上午寄北新函，又追加稿四篇。”十二月五日云：“寄小峰稿一，《谈虎集》百三十篇已完全。”十二月十二日云：“寄北新稿一件。”一九二八年一月，《谈虎集》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上卷，二月出版下卷。本文共一百三十二篇，计一九一九年三篇，一九二〇年七篇，一九二一年十五篇，一九二二年七篇，一九二三年十三篇，一九二四年八篇，一九二五年十九篇，一九二六年二十六篇，一九二七年三十四篇。其中《夏日梦》第六则《初恋》已见于《雨天的书》，《碰伤》已见于《泽泻集》。又序乃与《谈龙集》共用一篇。

五四时代，周作人以“思想革命”的提倡者登场，多年后他谈及其由来时说：“经过那一次事件（按指张勋复辟）的刺激，和以后的种种考虑，这才翻然改变过来，觉得中国很有‘思想革命’之必要，光只是‘文学革命’实在不够，虽然表现的文字改革自然是联带的应当做到的事，不过不是主要的目的罢了。”（《知堂回想录·蔡子民二》）具体说来便是《谈虎集》起头两篇文章：“民国八年《每周评论》发刊后，我写了两篇小文，一曰‘思想革命’，一曰‘祖先崇拜’，当时并无甚么计划，后来想起来却可以算作一种表示，即是由文学而转向道德思想问题，其攻击的目标总结拢来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与科举制度之流毒。”（《过去的工作》）《思想革命》等（包括此前那篇《人的文学》）标志着五四新文学运动新的同时也是最具本质性的阶段的开始；而对周氏来说，是由此奠定了其一生的思想基础。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反礼教思想，在此后所有著述中都有所体现。即如他讲的：“我从民国八年在《每周评论》上写《祖先崇拜》和《思想革命》两篇文章以来，意见一直没有甚么改变，……”（《两个鬼的文章》）

作者在序中说，“《谈虎集》里所收的是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”，然而并不包括“涉及个人的评论”，这里“人事”大致相当于“社会”。《谈虎集》涉及当时各种社会现象（包括“清党”之后的反动局面），立场鲜明，言语激烈，充分

展现了一位社会批评家的面貌——说来这与我们后来关于周氏总的印象似乎距离最远，然而却是作为一个整体不可忽视的侧面之一。更值得注意的，还不在于所谈论的这些问题本身，而是其中“一以贯之”的“吾道”，可以用“反礼教”一语来概括，如果换个说法，也就是“现代文明”。周氏在《与友人论章杨书》（载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二日《京报副刊》）中说，“我现在对于学问艺术没有什么野心，目下的工作是想对于思想的专制与性道德的残酷加以反抗，”这是反礼教思想最重要的两个方面，在《谈虎集》中表现得最为充分。集中《夏夜梦》和《真的疯人日记》近似小说，乃是一生中很少采用的形式。《夏日梦》第一则《统一局》最可留意，表现了对人（可能还是“出于善意地”）被纳入某一秩序，从而丧失一切自由（最终归结为思想自由的丧失）的极度恐怖。“思想的专制”即思想的统一，而自由真正反抗的就是这种统一。此文写作较早，可以说是有所预感罢。

周氏后来为《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》作导言，谈及《祖先崇拜》时说：“无论一个人怎样爱惜他自己所做的文章，我总不能说上边的两节写得好，它只是顽强地主张自己的意见，至多能说得理圆，却没有什余情，……”总的来说，《谈虎集》作为一部杂文集，更多还是以思想见长。但是周作人前期散文中专门有此一体，而且分量不小，也是应该留意的。在《两个鬼》中，作者说自己身上有两个鬼：

“其一是流氓鬼，其二是绅士鬼”，这是深刻的自我观照；多年之后加以回顾，他以《谈虎集》和闲适小品分别作为两者的代表。至于《两个鬼》所说的“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”，那么一种理想的和谐状态，恐怕更多体现在《碰伤》这类“别扭的写法”的杂文中罢。集中还有一篇《美文》，影响也很深远，以周氏自己之作而论，“别扭的写法”与闲适小品同样算得上是美文。

此次系据北新书局一九三六年六月第五版整理出版。原书分上下两卷，上卷自序至《怎么说才好》，下卷自《双节感想》至后记，全书计序四页，目录十二页，正文六百二十四页。正文中“偶感四则”原题“偶感”，“土之盘筵小引”原题“土之盘筵”。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|
| 宣传 | 40 |
| 附 工人与白手的人 | 42 |
| 三天 | 44 |
| 麝香 | 46 |
| 卖药 | 48 |
| 天足 | 51 |
| 胜业 | 53 |
| 小孩的委屈 | 55 |
| 感慨 | 57 |
| 资本主义的禁娼 | 60 |
| 先进国之妇女 | 62 |
| 可怜悯者 | 64 |
| 北京的外国书价 | 66 |
| 上海的戏剧 | 69 |
| 迷魂药 | 71 |
| 铁算盘 | 74 |
| 重来 | 76 |
| 医院的阶陞 | 79 |
| 浪漫的生活 | 81 |
| 同姓名的问题 | 83 |
| 别名的解释 | 86 |
| 别号的用处 | 88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文士与艺人 | 91 |
| 思想界的倾向 | 93 |
| 附 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 | 95 |
| 不讨好的思想革命 | 99 |
| 问星处的豫言 | 101 |
| 读经之将来 | 104 |
| 古书可读否的问题 | 107 |
| 读孟子 | 109 |
| 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 | 111 |
| 代快邮 | 114 |
| 条陈四项 | 119 |
| 诉苦 | 123 |
| 何必 | 127 |
| 致溥仪君书 | 131 |
| 论女袴 | 135 |
| 国庆日 | 138 |
| 国语罗马字 | 140 |
| 郊外 | 142 |
| 南北 | 144 |
| 养猪 | 147 |
| 宋二的照相 | 148 |
| 包子税 | 150 |

| | |
|---------|-----|
| 奴隶的言语 | 152 |
| 京城的拳头 | 154 |
| 拜脚商兑 | 156 |
| 拜发狂 | 160 |
| 女子学院的火 | 162 |
| 男装 | 165 |
| 头发名誉和程度 | 167 |
| 男子之裹脚 | 169 |
| 铜元的咬嚼 | 171 |
| 二非佳兆论 | 173 |
| 拆墙 | 176 |
| 宣传与广告 | 178 |
| 外行的按语 | 180 |
| 卧薪尝胆 | 185 |
| 革命党之妻 | 186 |
| 孙中山先生 | 188 |
| 偶感 | 192 |
| 人力车与斩决 | 199 |
| 诅咒 | 201 |
| 怎么说才好 | 203 |
| 双十节的感想 | 206 |
| 酒后主语小引 | 211 |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|
| 土之盘筵小引 | 213 |
| 小书 | 215 |
| 古文秘诀 | 217 |
| 新名词 | 220 |
| 牛山诗 | 222 |
| 旧诗呈政 | 224 |
| 葛理斯的诗 | 226 |
| 马太神甫 | 228 |
| 道学艺术家的两派 | 230 |
| 风纪之柔脆 | 233 |
| 萨满教的礼教思想 | 236 |
| 乡村与道教思想 | 239 |
| 王与术士 | 247 |
| 求雨 | 251 |
| 再求雨 | 254 |
| 半春 | 256 |
| 野蛮民族的礼法 | 259 |
| 从犹太人到天主教 | 261 |
| 非宗教运动 | 266 |
| 关于非宗教 | 268 |
| 寻路的人 | 271 |
| 两个鬼 | 273 |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拈阄 | 276 |
| 我学国文的经验 | 278 |
| 妇女运动与常识 | 284 |
| 论做鸡蛋糕 | 292 |
| 北沟沿通信 | 297 |
| 抱犊谷通信 | 305 |
| 诃色欲法书后 | 311 |
| 附 诃色欲法 | 315 |
| 读报的经验 | 317 |
| 关于重修丛台的事 | 322 |
| 关于儿童的书 | 325 |
| 读儿童世界游记 | 329 |
| 评自由魂 | 332 |
| 希腊人名的译音 | 337 |
| 新希腊与中国 | 341 |
| 日本与中国 | 345 |
| 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 | 351 |
| 日本人的好意 | 356 |
| 再是顺天时报 | 360 |
| 排日平议 | 363 |
| 裸体游行考订 | 367 |
| 希腊的维持风化 | 373 |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清朝的玉玺 | 376 |
| 李佳白之不解 | 378 |
| 清浦子爵之特殊理解 | 380 |
| 支那民族性 | 383 |
| 支那与倭 | 385 |
| 李完用与朴烈 | 389 |
| 文明国的文字狱 | 393 |
| 夏夜梦 | 397 |
| 序言 | 397 |
| 一 统一局 | 398 |
| 二 长毛 | 400 |
| 三 诗人 | 401 |
| 四 狒狒之出笼 | 402 |
| 五 汤饼会 | 405 |
| 六 初恋 | 407 |
| 真的疯人日记 | 410 |
| 编者小序 | 410 |
| 一 最古而且最好的国 | 411 |
| 二 准仙人的教员 | 413 |
| 三 种种的集会 | 415 |
| 四 文学界 | 418 |
| 编者跋 | 419 |

序

近几年来所写的小文字，已经辑集的有《自己的园地》等三册一百二十篇，又《艺术与生活》里二十篇，但此外散乱着的还有好些，今年暑假中发心来整理他一下，预备再编一本小册子出来。等到收集好了之后一看，虽然都是些零星小品，篇数总有一百五六十，觉得不能收在一册里头了，只得决心叫他们“分家”，将其中略略关涉文艺的四十四篇挑出，另编一集，叫作“谈龙集”，其余的一百十几篇留下，还是称作“谈虎集”。

书名为什么叫作谈虎与谈龙，这有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理由是很简单的。我们（严格地说应云我）喜谈文艺，实际上也只是乱谈一阵，有时候对于文艺本身还不曾明了，正如我们著《龙经》，画水墨龙，若问龙是怎样的一种东西

大家都没有看见过。据说从前有一位叶公，很喜欢龙，弄得一屋子里尽是雕龙画龙，等得真龙下降，他反吓得面如土色，至今留下做人家的话柄。我恐怕自己也就是这样地可笑。但是这一点我是明白的，我所谈的压根儿就是假龙，不过姑妄谈之，并不想请他来下雨，或是得一块的龙涎香。有人想知道真龙的请去找豢龙氏去，我这里是找不到什么东西的。我就只会讲空话，现在又讲到虚无飘渺的龙，那么其空话之空自然更可想而知了。

《谈虎集》里所收的是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。我本不是什么御史或监察委员，既无官守，亦无言责，何必来此多嘴，自取烦恼？我只是喜欢讲话，与喜欢乱谈文艺相同，对于许多不相干的事情，随便批评或注释几句，结果便是这一大堆的稿子。古人云，谈虎色变，遇见过老虎的人听到谈虎固然害怕，就是没有遇见过的谈到老虎也难免心惊，因为老虎实在是可怕的东西，原是不可轻易谈得的。我这些小文，大抵有点得罪人得罪社会，觉得好像是踏了老虎尾巴，私心不免惴惴，大有色变之虑，这是我所以集名谈虎之由来，此外别无深意。这一类的文字总数大约在二百篇以上，但是有一部分经我删去了，小半是过了时的，大半是涉及个人的议论，我也曾想拿来另编一集，可以表表在“文坛”上的一点战功，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，因为我的绅士气（我原是一个中庸主义者）到底还是颇深，觉得这样做未免太

自轻贱，所以决意模仿孔仲尼笔削的故事，而曾经广告过的《真谈虎集》于是也成为有目无书了。

《谈龙》《谈虎》两集的封面画都是借用古日本画家光琳（Korin）的，在《光琳百图》中恰好有两张条幅，画着一龙一虎，便拿来应用，省得托人另画。——《真谈虎集》的图案本来早已想好，就借用后《甲寅》的那个木铎里黄毛大虫，现在计画虽已中止，这个巧妙的移用法总觉得很想的不错，废弃了也未免稍可惜，只好在这里附记一下。

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八日，周作人，于北京苦雨斋。

祖先崇拜

远东各国都有祖先崇拜这一种风俗。现今野蛮民族多是如此，在欧洲古代也已有过。中国到了现在，还保存这部落时代的蛮风，实是奇怪。据我想，这事既于道理上不合，又于事实上有害，应该废去才是。

第一，祖先崇拜的原始的理由，当然是本于精灵信仰。原人思想，以为万物都有灵的，形体不过是暂时的住所。所以人死之后仍旧有鬼，存留于世上，饮食起居还同生前一样。这些资料须由子孙供给，否则便要触怒死鬼，发生灾祸，这是祖先崇拜的起源。现在科学昌明，早知道世上无鬼，这骗人的祭献礼拜当然可以不做了。这宗风俗，令人废时光，费钱财，很是有损，而且因为接香烟吃羹饭的迷信，许多男人往往藉口于“不孝有三无后为大”的谬说，

买妾蓄婢，败坏人伦，实在是不合人道的坏事。

第二，祖先崇拜的稍为高上的理由，是说“报本返始”，他们说，“你试思身从何来？父母生了你，乃是昊天罔极之恩，你哪可不报答他？”我想这理由不甚充足。父母生了儿子，在儿子并没有什么恩，在父母反是一笔债。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，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，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 *Biologie*（生物学）才可供我们参考，定人类行为的标准。在自然律上面，的确是祖先为子孙而生存，并非子孙为祖先而生存的。所以父母生了子女，便是他们（父母）的义务开始的日子，直到子女成人时才止。世俗一般称孝顺的儿子是还债的，但据我想，儿子无一不是讨债的，父母倒是还债——生他的债——的人。待到债务清了，本来已是“两讫”；但究竟是一体的关系，有天性之爱，互相联系住，所以发生一种终身的亲善的情谊。至于恩这一个字，实是无从说起，倘说真是体会自然的规律，要报生我者的恩，那便应该更加努力做人，使自己比父母更好，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，——对于子女的债务——使子女比自己更好，才是正当办法。倘若一味崇拜祖先，想望做古人，自羲皇上溯盘古时代以至类人猿时代，这样的做人法，在自然律上，明明是倒行逆施，决不可许的了。

我最厌听许多人说，“我国开化最早”，“我祖先文明什么样”。开化的早，或古时有过一点文明，原是好的。但何